

黃桂英校友話當年

前言

黃桂英校友於 1952 年就讀寶覺學校(簡稱寶覺)五年級，是 1959 年寶覺女子職業中學(簡稱女中)第一屆高中畢業生。年逾八十的黃校友經吳麗珍校友聯絡，來到東蓮覺苑接受「東蓮覺苑口述歷史計劃」的學員訪問，分享她童年的經歷及憶述五十年代寶覺的校園生活。

黃校友生於 1939 年，經歷過日治時期的艱苦歲月和二戰後經濟蕭條的年代。家境清貧的她在同學的介紹下，考入免收學費的寶覺，入讀小學五年級。

「在入讀寶覺之前，我是讀夜校的，因為母親沒有能力替我交學費。當我聽聞寶覺是一間免交學費的義學後，便立即報考。不過同學說寶覺校規很嚴格，老師也很嚴肅。但當年入讀寶覺的我非常乖巧，並沒有任何不適應的問題。」

當年大部分學校都學費高昂，生活困窘的家庭，根本難以供養孩子上學，加上當時重男輕女，女子失學是普遍的現象。因此張蓮覺居士創辦寶覺義學，為貧苦失學女童提供教育的機會，幫助了很多像黃校友一樣家境清貧的女童。

「寶覺是一間免學費的義學，我們只需要交大約兩元的堂費，到中學的堂費是每月十元，對一般家庭而言，仍然是一個負擔，所以我每年都要請哥哥寫信，向學校申請堂費豁免，最終得以完成學業。我聽聞小學時期，有部分老師更會幫助家境清貧的學生交堂費。回想當時的香港，日治結束不久，經濟環境相當差，我可以讀書，的確是十分幸運。」

兩年的小學生活很快就完結，黃校友在考試取得所有科目合格，順利升上寶覺女子職業中學。女中的科目與其他學校不同，黃校友分享她對不同科目的喜好。

「當時寶覺是一間職業女子中學，開設的科目和其他學校不同，雖然沒有理科，但有會計、裁剪、烹飪等科目。我最喜歡裁剪和烹飪，卻不喜歡上體育課。裁剪科的鄭慕徽老師很耐心教導我們，而烹飪課，上課後可以立即品嚐製成品。加上兩科都不需要考試，所以我最喜歡這兩科。另外，學校曾經聘請年輕的老師教我們印象派繪畫，但我也喜歡繪畫，因為我並不擅長，幸好老師都會給我及格的分數。當時中學的規模不大，每個級別只有一班，一班只有十多名同學。由於女中是職業學校，開設的學科與其他學校不同，所以較少同學中途轉校，當然亦很少同學中途插班。」

自小精打細算的黃校友，為節省開支，她會清早起床，步行上學，中午則在學校貿易部做「幫工」，賺取免費午餐。

「當時媽媽每月給我數元，作為乘搭電車的車資。為了把這筆費用存下來，我選擇天天步行上學：由灣仔道步行到跑馬地。我每天六時多起床，吃完早餐就步行回校，大約需要半個多小時。中午在學校地庫的貿易部做「幫工」，可以得到一碗免費素麵。同學可以購買素麵等作為午膳，也有自備午膳或外出進餐的。」

不過徒步上學並不輕鬆，由於科目多，功課也多，加上各科書本用具，黃校友笑說每天上學、放學，身上總是馱著大包小包，就似逃難一樣。

「中學的時候，連星期六都需要回校上課。當時學校請來一位國學名宿俞叔文老師教授中文，每逢星期六早上，我們和學校老師會一同在禮堂聽講一小時。中學要讀的科目很多，功課量自然相應也多：中、英、數主科每日都有功課；會計功課更是一整疊的派發；裁剪功課根本沒有可能一天完成；我們還需要練習打算盤……。大部分同學放學後都會留在學校，借用打字機完成打字功課。當然回家後，還需要做很多功課。由於學校不容許學生在校內存放物件，我們每天都要帶很多東西回校，書包「負擔」很大，加上算盤、上殿的白鞋、體育堂的運動服及裁剪科的材料等，一個書包很難裝得下所有上課用品。步行回校就像是逃難一樣。」

寶覺為同學奠定學術根基和培養良好品格，有賴嚴謹的校規和老師的悉心教導。令黃校友印象深刻和感恩的老師也有不少。

「小學時，我最喜歡的是班主任胡泳楚老師。她雖然嚴厲，但教學很出色，而且盡心盡力。例如學生犯錯，她會嚴厲責罰，甚至要學生跪地認錯。她教授地理科時，就要我們不翻書，徒手畫中國地圖，並要求我們記誦中國各省份的位置、省會及特產。聽說胡老師是小學畢業後就入讀師範學院的，所以我很佩服她。另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潘慧文老師，她在黑板寫字及說話的速度都很快，不一會兒就會寫滿整個黑板，所以我們要專心快速地記下筆記。中學時，曾經有一位來頭不簡單的數學老師區衛先生，雖然他的數學很好，但並不擅長教學，最後學校聘請了梅慧勤老師。梅老師修讀數學教育，懂得教學方法，能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。梅老師對我的幫助很大，我和她的關係也十分親密。記得畢業後，我想買樓置業，曾向梅老師請教。有賴梅老師的介紹，我最終能買到合適的單位。」

「在寶覺，我們需要讀佛學科，任教佛學的都是法師。最記得覺岸法師曾教導我們素食的重要性。她曾告訴我們食肉殺生，必會遭到反噬。當時我並不相信，直到九七年香港禽流感的出現，令我回想法師當年的話，反思素食的重要性。」

「女中校規嚴格，對頭髮及校裙的長度都有規定，頭髮必須短至耳珠，校裙長度須及膝，學生每日都需要接受儀容檢查。記得小五的時候，我因為沒有帶墨盒，在借用墨盒時

被記名。而被記名的同學需要在早會時被點名批評。我們又需要在星期六清潔課室，老師會檢查，如不「合格」，就要重做。所以同學一般都循規蹈矩，做事負責的。」

和同學相處的快樂時光，是最令黃校友緬懷的。

「我們同學之間的感情非常好。我因為經常去同學家中玩，所以跟同學的家人也很熟絡。我跟住在灣仔附近的容正華和鄭泳姿同學感情尤為深厚。她倆成績都十分優秀，我們經常互相研習，直到現在我們還保持聯絡。」

「最記得學校旅行曾去過維多利亞公園，因為當年維園剛剛建成，所以學校帶我們參觀。而印象最深刻的，莫過於羅文錦夫人在我們畢業的前一年，帶我們去淺水灣游泳。當時學校還租了一個房間給我們換衣服和休息，這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次旅行。」

黃校友認為當年女中的課程規劃有助學生找到安穩的工作。

「當年讀書是有壓力的。我讀書的目的，就是為了找到安穩的工作，能夠供養家庭，我就滿足了。我沒有想過要入大學，因為當時只有一所香港大學，根本很難考上。而女中教授的科目有不少是術科，更便利我們找工作謀生。幸運地，我們十位同學都覓得安穩的工作：其中六位當了教師，我進了商界，有兩位當了公務員，其中一位是高級秘書，一位是文員，也有的當了助產士。我能進入商界，全賴在女中修讀了會計、商科及學會了打字，讓我很快適應工作崗位的要求。」

「女中作為一所職業學校，無疑成就許多女生找到很好的工作，例如有打字技能，在當時社會是十分吃香的，所以我班打字出色的同學，後來就當上政府部門的高級秘書，這都是有賴寶覺實用的課程和老師的教導啊。當時部分同學因為英文不太好，所以不敢修讀商科，而選讀裁剪。聽聞 1958 年在跑馬地電車站附近就開設過一間寶覺服裝社，由學校經營，目的是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和謀生的。」

黃校友在女中畢業後曾經修讀一年護士課程，經再三考慮後才從事會計行業。回憶起當初抉擇，黃校友分享當時遇到的困難和心路歷程。

「我當年考進那打素醫院，修讀一個四年制的護士課程，但讀了一年，就沒有再讀下去。因為中學我沒有修讀理科，所以讀起來十分吃力，第一年成績及格，已是十分努力的結果。再繼續升讀，就沒有合格的把握。加上當時在那打素讀護士課程，雖然有工資，但每月扣除住宿和伙食費後，只剩下六十元，再扣除自身的交通費及雜費後，所剩無幾，根本不能養家。幾經考慮，我決定放棄，最後進入商界工作。」

黃校友尋覓工作，首要考慮的是能否謀生養家，這是跟她日治時期的童年經歷有關。黃

校友曾於作文課上，將兒時那段經歷寫下來。因為情真感人，獲「貼堂」了好一段時間。

「我自小就失去了父親，一家五口的生計完全依賴母親。當時正值日本人入侵香港，我在灣仔經歷過一次炸彈襲擊。記得當時我和哥哥在舅父正在裝修的酒樓內玩耍，聽到警報聲後，哥哥立刻跳到工人的臨時床板下。我不夠靈活，跟不上哥哥的步伐，幸好最後如有神助，我就躲到卡座下。炸彈爆炸令我倆昏迷了一陣子。醒過來後，我和哥哥才跨過路邊的屍體，回家找家人。雖然大難不死，不過哥哥腿部受傷，因為沒有及時醫治而需要截肢。當時我只有四、五歲，也要幫忙照顧受傷的哥哥，又要劈柴燒火煮飯。當時我和家人雖然都大難不死，但生活艱苦實不可言喻。所以我自小就學會獨立。」

「日治期間，日軍不時會召集各家各戶到戶外查核身份。有一次，日軍又再召集，日軍把我們分成兩批：一批是家人有工作的，另一批則沒有。當時姐姐聰明地說我們的父親正在外工作。我們還幫了一個丈夫失蹤的女人，謊報她是我們的姐姐。最後，說是沒有工作的人都被日軍帶走，之後就再沒有出現過。」

後記

訪問結束，但意猶未盡。吳麗珍校友建議黃校友再約同其他校友回校聚首，憶往昔，話當年。感謝黃校友為我們分享童年的艱苦經歷及美好的校園時光。

訪問日期：2021年10月19日

訪問稿完成日期：2022年2月7日

訪問者：黃雪晴、楊彥坤

訪問稿整理：羅嘉敏老師